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当我们凝视一条河流、攀登一座大山,或者驻足一片土地,会发现我们就站在自然与文明交会的现场。山川河岳,是大地的褶皱,也是文明的骨血。这里不仅壮美,还很伟大。

——编者

# 阅山川

## 一幅恢宏的壮美画卷

□ 李兴盛

山因水而传神,水依山而成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造就了大地上美丽的景色,让人们心生敬畏。陈谨之的报告文学《国家公园》像一幅恢宏的壮美画卷,随着书页打开,我的心被一幅幅美丽的画面深深地吸引……

本书以国家公园的前世今生为主线,书写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诞生到胡先骕建设庐山植物园想法的萌生,从陈焕镛等人大代表提交92号议案到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以及到当下发展的历程。全书分为“奠基者的视野”“山河在胸”“大国脚印”“国宝档案”“国家样板”“河海当歌”六个章节,从六个视角描绘国家公园,锦绣河山,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作者从浩瀚如烟的史料中,提纲挈领,为我们找寻国家公园的历史坐标和发展脉络。1934年,在科学事业初创的艰难岁月里,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等学者选址庐山芦林湖畔,创建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中国第一座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植物园,在我国植物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44年3月,胡先骕提交了“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建立国家植物园的正式提议。此后,国家植物园的建设不断向前。纵观国外历史,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和加拿大落基山国家公园、澳大利亚皇家国家公园并称世界上最早的三大国家公园。借鉴世界经验,国内自然保护发展的步子

更快更稳。2022年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揭牌。一个连接着人与大自然,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神奇空间的地方,如同一颗耀眼的明珠,照耀和引领着我国植物园的发展壮大。

国家公园的建立是时代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作者用宏大叙事、以点及面的方法,以简洁明了、自然流畅的文字,给我们梳理出国家公园设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一目了然。1956年科学巨匠陈焕镛等五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的92号议案,改变了中国自然资源保护的历史进程。1956年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绘就了展现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1986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被列为国家级珍稀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保护区;2021年10月12日,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等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

大自然之美,宛如一首生命之歌,展现

着它的神秘与深邃,令人心驰神往。保护区里动植物命运休戚与共,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一鲸落、万物生,生命的真谛在此演绎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回头有故事可讲,低头有足迹可寻,抬头有方向可行。生态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人员的群体构成数量庞大,作者穿梭古今中外,对这些典型人物进行描绘。他们中有生态保护事业的开创者陈焕镛、秉志、钱崇澍等;有扎根林场牧区的科研工作者如“中国地衣学之父”魏江春,庐山植物园的建立者胡先骕及陈封怀、张梦庄夫妇等,“大熊猫之父”胡锦矗,新中国林业的总设计师梁希;更有那群“只把林场当战场”的一代代青年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完成对山林河湖的历史性对话。作者没有刻意将每一个环节中,彰显了他们求真务实、一心报国的爱国情怀和职业操守。国家公园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书中还描写了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等名人的诗词文章,他们用诗文讴歌着俊美山



陈谨之著  
《国家公园》  
山东人民出版社

川,给自然保护区增添了无数深厚的人文底蕴。全书还配有彩色照片,图文并茂,装帧精美,高端大气,令人眼前一亮。

河山壮锦绣,国土绘丹青。随着国家公园的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更进一步。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绿色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鲜明底色,同时中国也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山不让土,川不辞盈,只争朝夕。守好“云山苍苍”与“江水泱泱”,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我们建设美好家园的心愿。在持续不断的自然保护中,我们对大自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产生了对历史的无限敬仰和对生命的无比敬畏。

## 河醒万物生

□ 张馨艺

## 与山河共情的灵魂之旅

□ 子睿

翻开作家陈新的散文集《大地的风骨》,仿佛推开一扇通向自然与历史深处的门扉。扉页间流淌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段以脚步丈量山河、以心灵叩问文明的旅程。作者以“行走”为笔,在天地经纬间书写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中国人血脉中绵延的风骨与不屈的乡愁。

书中,每一处风景既是历史的注解,又是时代的镜像。金石滩的嶙峋怪石,在作者笔下化作“大地的骨骼”,那些被海水冲刷的石头间,藏着千万年地壳运动的密码,也映照出人类文明与自然博弈的沧桑与不屈。当作者以哲人的视角及情感的触须凝视江河时,我恍然惊觉:原来时间的波光里浮沉着《诗经》的吟哦、战争的烽烟、文化的芬芳、精神的力量……

本书之风骨,既存在于大地之上,生于草木之间,又蕴藉于灵魂深处。“风骨”二字在书中被赋予了多重意象:它既是《清流如许》《远方的梦》的倔强,也是《凝华仙境的春天》《阅苑仙

传承及禅悟真谛的载体,让宏大的“风骨”概念变得可触可感。当读到一块普通的石头,作者说:“它不是山上一块纯粹的被黑暗包裹或只见风雨彩虹的石头,它经历过白云苍狗的变迁,见证过祥和与屈辱,掠夺与屠杀,奋起和抗争,激越与沉寂。它是历史,是先辈,是修为旷达的逸士,是动静皆宜的尊者……”读至此,仿佛脚下的土地突然有了温度与灵性,那些曾被我们匆匆略过的草木丘壑山川大地,原是如此深邃的文明现场。所谓文化传承,从来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田间地头、市井烟火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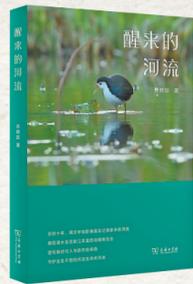
在高铁飞驰而过的今天,作者的“行走”显得不合时宜却又弥足珍贵。他执拗地用双脚丈量土地,像古代文人那样实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这种行走绝非浪漫的逃离,而是对现代性焦虑的温柔抵抗——当都市人迷失在玻璃幕墙内,那些与古树对话、跟明月共饮、同山水唱和的时刻,恰恰提供了重新锚定生命坐标的契机。

书中令我眼眶湿润的段落很多,比如“明月峡记住或者见证的,又岂止渺如尘埃的儿女情长,和一腔澄澈如花的青春梦想?更有历史长河中令人唏嘘,令人惊绝,令人哀绝,令人扼腕层层叠叠、一切一切由梦想编织的影像”;比如“在故乡,我时常深情地注视翠飞的芭茅花,它多像从故乡出去求学、打工的乡亲啊……慈祥与贫瘠无关,与爱有关。多少时候,我都想在光鲜的人从中大喊一声母亲,你这位头插狗尾巴草只会生养红苕苞谷的故乡……”这些充满张力的文字与画面,恰是传统与现代和解的隐喻:文明的风骨不在固守或颠覆中,而在这静默共生的土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书的整体设计令人赏心悦目,素雅函套上水墨氤氲的远山,与内页烟霞流动的设计,使《大地的风骨》构成了一幅“可触摸的散文”。当目光抚过那一行行意韵流连的文字,仿佛触摸到了宣纸的墨痕、青瓷的开片、碑刻的沧桑。这种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核的高度统一,提升了阅读的美学体验。

合上书页,窗外的车流依然喧嚣,人潮依然忙碌,但心底已悄然筑起一座静谧的山水庭院。作者以草木为镜,以山河为尺,勾勒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轨迹,将个体感知与民族记忆相融合,唤醒了我们基因里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密码。或许这正是本书的力量——它不提供我们一直在找寻的答案,却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们在与一束芭茅花,与一坨石头,与一棵古树,与一片树叶,与一条栈道,与一朵花儿,与一幅旧宅……相遇的某个时候,突然读懂了大地的语言。

湖南宁乡的靳江河宽不足50米,长不过88公里。当作家肖辉跃重返故乡,以十年光阴凝视这条河流时,它却苏醒为一个完整生命宇宙;192种鸟类在枝头振翅,32种鱼类在水中穿行,16种蜻蜓掠过水面,28种两栖爬行类与8种哺乳动物在河岸栖息。在《醒来的河流》这部生态散文集中,作者以月令为经,以万物为纬,用镜头般新鲜灵动和富有诗意的笔触,画成了



肖辉跃著  
《醒来的河流》  
商务印书馆

一幅靳江流域的生命全景图。而这条“醒来的”河流,不仅流淌着水的韵律,更涌动着万物一体的哲学沉思。

本书的书写从一场大雪开始:白头翁啄食苦楝籽,棕颈钩嘴鹛从树皮下挑出果实,黄腹山雀敲打松树寻虫,画眉发现五倍子……当人类忧虑它们食物短缺而献食时,鸟儿们早已开启了一场自给自足的盛宴。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在理性而幽默的口吻中一览无余——暴风雨中蜻蜓接受检阅,燕子把握天网捕食,白胸苦慈鸟在雨中坚持低噪,早春的癞蛤蟆蹲在叶片上“回忆冬日美梦”,棕背伯劳聪明地分割食物喂养幼雏。作者以众生平等的视角为黄鼠狼“平反”,为误入家中的白节蛇让路,甚至在蚊子求偶时欣赏其“金缕玉衣”般的光泽。她在家乡构筑的“乌托邦”不仅是鸟类的乐园,更是对“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理解,是“爱人及万物”的东方生态伦理的现实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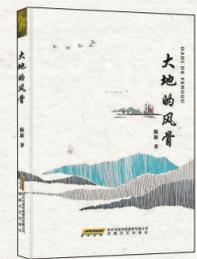
这种对世间生灵的共情与尊重,暗合着“万物一体”的哲学理念。当作者跪在水沟边观察鸟类,“将头埋到膝盖下,前额头发扯下盖住半边脸,双眼半闭”,唯恐惊扰生灵——这一刻,人和自然仿佛没了界

限,物我之别悄然消融,就像王阳明在《大学问》里说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作者拆除捕鸟网的行动,改造鱼池防止幼鸟溺水的细节,乃至“保佑鱼儿吧,就像保佑我们自己”的呼告,都是从那份天然良知中生发出的善意,让人和鸟兽的生命紧紧相依。十年间,作者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目光温暖万物,把对生命的尊重从人类延伸到自然,让人类生命与自然万物重新回到休戚与共的整体之中。

如今生态环境面临的挑战,往往源于我们在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时,容易先人为自己置于中心位置,无意间淡忘了万物相连的整体性。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谁才是土地真正的主人?”当我们觉得杂草碍眼、视其为“入侵者”时,她会换个角度想:如果站在杂草的立场,人类又何尝不是“外来者”呢?若是坚持将自然物化为掠夺对象的思维,终将难免面临“伐其根,竭其源”的生态崩溃。书中的靳江历史便是例证:从“流不尽的泉,赚不完的钱”的航运黄金期,到20世纪70年代后生态环境破坏,致使故乡的河流沦为“丢失声音的河流”。而后鹭鸶与喜鹊的回归,为物我关系的修复提供了新的可能:当人类退后一步,自然便向前苏醒一步。

《醒来的河流》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在于它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沉睡的生态文明智慧。作者在书中记下“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的渔民老话,与《孟子》里“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古训遥相呼应;而她构筑的“乌托邦”里草木鸟兽各安其处的景象,又恰似庄子“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意境在今日的生动再现。这些理念通过作者的现实体悟获得了新生——当她在云影与鱼群交织的河上泛舟,慨叹“天空之境不必远赴青海,家乡即是仙境”时,“天人合一”的理想,已在波纹中荡漾出新的涟漪。

“河水貌似一去不回头,还是会以雨水的方式回归。”作者在自序中的隐喻,道破了人与自然永恒的循环。当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以晨鸡自喻“只要能唤醒左邻右舍就好”,本书唤醒了我们对“万物一体”的觉知——当我们真正领悟自己亦是“寻找回家方向的鱼”,方知保护一条河流,就是保全人类生命的源头。本书所记录的,不仅是这张鸟鸣鱼跃的河流关系网,更是一条从中国古代物我理念通向现代生态文明的精神河道。



陈新著  
《大地的风骨》  
安徽文艺出版社

境》《九寨沟仙籁》的柔婉;既有《爱怨大通》《外婆的乐山》触及灵魂的爱,也有《大瓦山情歌》《花事桃源》《与获港对饮》的优美环境。作者用“芭茅花”这一意象尤为动人——那些在秋风中摇曳的银色花穗,既是漂泊者命运的隐喻,又暗合着中国文人“野草初如丝”的精神写照。

这种将自然景观、生态肌理、世相风物人格化的书写,让山河尘寰超越了地理意义的简单蕴涵,使之成为民族记忆基因

## 以至善创至臻

□ 刘华

本书作者,八十高寿的蒋泽先,一手执刀为百姓治病,一手提笔为时代讴歌,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完成了自己的“百万人人生工程”——接诊手术过万,教授学生过千,著书获奖过百。

蒋泽先是江西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可谓著作等身,其代表作有《中国农民生死报告》《蔚蓝色的过渡》《中国大援建》等,至今笔耕不辍,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红军医院》即将新鲜出炉。他的医学著述和科普写作同样收获颇丰,新近又出版了一本医学专业书《医患沟通与口腔医疗风险防范:附医疗纠纷百例解读》,并期待有条件时重新启动《江西口腔发展史》出版计划。

蒋泽先于80岁生日之际,照片被挂在所在医院的醒目位置,这是医院对“卓越医师”一辈子治病救人、教书育人的褒扬。然而,蒋泽先不仅仅是挂了张头像在医院,他仍然是可以挂号看病、可以做手术的专家,他还挺忙呢。如此忙碌的蒋泽先,没有忘记给自己的80岁准备一份礼物,完成了一部厚重的回忆录——《医路一生》,这是对漫漫行医路的总结和回望。从中,我读出了一个人的精神重量,一个人的生命重量!

于当下的现实境遇中捧读《医路一生》,尤其令人感慨、感动。“写下我们那代医师与患者的过往之事,希望能有助医患和睦、治病救人。”正是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初衷。书中大量心系病人、情注患者的医疗故事,反映了“那时医患那时心”“远去医风远去情”,却也以作者的亲历,信服地传递着“至尊至爱”的真谛,闪耀着仁心的光芒,体现着仁术的力量,这些生动的故事既温暖了当年的患者,也启迪着如今的读者。作者年轻时提出,对病人要抱有同情心,诊一个病人交一个朋友,即便年纪大了,作者仍然坚持“工作第一,患者为友”。作者把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精神归结为一个朴实的“善”字,并且不断激励自己:要用至善创至臻。

本书贴近社会生活,充满悲悯情怀,敢于为普通人代言,人民性正是其作品价值的重要考量。不少抗灾的现场,都闪过作者的身影。当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年逾65岁的作者老当益壮,主动要求前往灾区采访,此时地震灾区余震不断,途中凶险难测,现场危机四伏,他仍数度赶赴抗震前线采访,创作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蔚蓝色的过渡》;三年以后,应江西援建小金指挥部邀请,江西省作协派员前去采访,考虑到作者已年近七旬及小金高海拔的恶劣环境条件,准备物色年轻作家去完成写作任务,后来觉得蒋泽先担纲更能保证写作质量,便试探性征询其意见,没想到,他慨然应允,马上出发,很快拿出了全景反映三年对口援建的《中国大援建》。

我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与作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江西省作协推荐作家采访典型人物或事件,体裁一般为报告文学。蒋泽先写作的质量、速度和态度都值得信任。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那些重大选题,作者有求必应,而且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不提要求。蒋泽先把这种创作冲动归于自己的热爱。为了心中的热爱,为了肩头的责任,他能情不自禁地忘记自己付出的一切,忘记自己该得到的所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成为文学编辑,即认识了蒋泽先,他爽朗的笑容和亲切的嗓音,以及他精益求精的医术和挥洒自如的文笔令我印象深刻。而捧读《医路一生》,我才算真正地全面认识了蒋泽先这个人。他的人生洋溢着热情、滋润着温情,真挚的情感在这部回忆录中得到相当从容的抒写,真可谓“医路一生情似海”,亲情、友情、同学情、师生情……医患之情是“面对依依生死情”,文友之情是“天地岁月惜有情”,缠绵的爱情则是感人至深的“婚姻不老初恋情”。一个“情”字贯穿字里行间,照亮平凡且不凡的人生。情,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人生的重量。

医路一生,始终肩负认识生命、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呵护生命、守卫健康的终身使命。回望蒋泽先的一生医路,但见桃李春风、杏林日暖,但见仁心熠熠、硕果累累……



蒋泽先著  
《医路一生》  
江西人民出版社